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明史紀事本末 第四十卷 興復哈密

憲宗成化九年秋九月，土魯番速檀阿力王入哈密，掠王母並金印去。哈密，漢西域、唐伊州地也。漢武帝置酒泉、張掖、燉煌三郡，即令甘、涼、肅之境。又出玉門關通西域，置都護及戊己校尉，以斷單于右臂，則今之哈密云。晉為涼州牧張實所據。歷後魏，西域復通。隋煬帝因裴矩進《圖記》，躬度玉門關，置伊吾、且末鎮。唐隸隴右道，安氏之亂，盡沒吐番。地無水而常寒，多雪，雪銷乃得水。元封其裔勿納失里為威武王，居之。明初，高皇帝定陝西、甘肅諸鎮，嘉峪關以西置不問。永樂二年，阿克帖木兒貢馬，詔封為忠順王，即其地置哈密衛。關以西衛七：曰哈密、安定、阿端、赤斤蒙古、曲先、罕東、罕東左，而哈密最西。東去肅州，西去土魯番各千五百里。北數百里抵瓦剌，以天山為界。授其目馬哈麻火只目等指揮，分居苦峪城，賜金印詔命，凡西域入貢，悉道哈密譯上，亦漢武遺意也。

洪熙元年，哈密貢硫黃，上曰：「哈密既有硫黃，猝遇戰鬥，須有備。」敕邊吏知之。正統四年，瓦剌強，數侵哈密，哈密懼，稍持兩端。璽書諭毋背德，終不悛，至拘留漢人轉鬻，使至多暴橫。邊吏請責，詔曲貸之。而忠順王再傳為孛羅帖木兒，天順末，見弑，無子。王母孛溫答失力署國事，為亂加思蘭所破。

成化二年，兵部奏：「王母以亂加思蘭侵掠，避居赤斤苦峪，今寇退，宜敕復還哈密。」乃以把塔木兒為右都督守哈密，把塔木兒本畏兀族，故忠義王外孫也。把塔木兒死，子罕尚嗣。而土魯番時強盛，控弦可五萬，其速檀阿力尤雄黠。至是，挾哈密、赤斤諸夷，王母不從，遂見掠及劫金印去。罕慎竄苦峪城，眾或歸附居肅州，亦有隨土魯番去者。甘肅撫臣婁良以聞，兵部尚書白圭言：「哈密為我西藩，土魯番無故凌奪，不救則赤斤諸衛盡為蠶食。嘉峪外皆強敵，而禍中甘肅。請集廷議恢復。」因舉高陽伯李文、右通政劉文往經略之。比至哈密，眾已潰散。文等不敢深入，止調集罕東、赤斤諸番兵數千駐苦峪不敢進，謬言：「阿力欲乘虛搗二衛，宜選兵自為守。」遂引還。阿力始輕中國，益侵內屬諸衛矣。

□二年秋八月，土魯番速檀阿力遣使赤兒米郎來貢，且致書鎮巡帥罪。稱王母已死，朝使至，即歸金印城池，然特漫語無還意。其冬，更鑄哈密衛印賜罕慎，於苦峪立衛居之，給土田及牛具穀種。

□四年秋九月，土魯番速檀阿力死，子阿黑麻立。甘肅撫臣王濬請乘間納罕慎。

二□年冬□一月，罕慎入哈密，嗣忠順王。罕慎貪殘，國人失望，西城諸貢使苦要索，亦有違言。

孝宗弘治元年冬□二月，土魯番阿黑麻殺忠順王罕慎，復據哈密。時有奸回誘阿黑麻攻哈密，阿黑麻亦壯，乃曰：「罕慎非脫族，安得王？王故應我。」陽好語罕慎聯姻，至哈密城下頂經盟，誘殺之。亦未敢頌言據哈密，遣使人貢，請代領西域職貢。且乞大通事往和番。兵部尚書馬文升議：「阿黑麻與哈密各有分地，安得相並。以北敵之強，我屢卻款，何小蠹輒與我構，且憫然王也！姑許如例入貢，請敕阿黑麻還王母及金印，歸我哈密。」璽書下，阿黑麻怒，欲勒兵近塞，要求之。其帥牙蘭曰：「哈密去吾土千餘里，敵國輻輳，遠出已難，況又近塞乎？今既殺其國王，番漢之心皆怒。若合謀並進，非我利也。不如乘勢還城印以款之，再圖後舉。」阿黑麻以為然。

四年秋九月，遣哈密衛目寫亦虎仙齎敕諭阿黑麻。時王母已死，阿黑麻亦悔禍，上金印及所據城。詔褒予金幣，以寫亦虎仙為都督僉事。

五年春二月，封哈密陝巴為忠順王，遣使護歸之。馬文升謂：「戎俗重種類，且服元久。哈密故有回回、畏兀兒、哈刺灰三種，而北山又有小列秃七克力相侵逼，必得元裔填之，可懾諸番。」乃行求忠順近屬，得曲先安定王姪陝巴，奏令甘肅守。再詢諸番族，立陝巴可否狀。番族合詞稱「陝巴可立為王，主國事」。乃遣使立之，輔以奄克孛刺、阿術郎。未幾，諸番索陝巴犒賜不得，阿術郎更引哈刺灰夷掠土魯番牛馬。阿黑麻怒，復構兵。

六年冬□月，土魯番復入哈密，執陝巴，支解阿術郎，掠金印去。事聞，大學士丘濬謂馬文升曰：「哈密事重，須公一行。」文升曰：「方隅有事，臣子豈敢辭勞。但西域賈胡嗜利，不善騎射，古未有西域能為中國大患者，徐當靖之。」濬復言，文升乃請行。諸大臣言：「北寇方強，文升不當往甘、涼，委四方邊事。」乃敕兵部侍郎張海、都督侯謙往經理之。會阿黑麻前遣部目寫亦滿速兒等四□餘人修貢至京。事下廷議，通事王英言：「罕東及野也克力諸部怨土魯番刺骨，撫而用之，皆吾兵也。西域使者方扣關互市為利，我聲阿黑麻罪，謝勿與通。令彼窮而歸怨，皆吾間也。」而廷議皆欲命海以檄往，如土魯番歸陝巴，聽予貢；否則留前使勿遣，而絕其後使。上從之。海等至甘州，遣哈密人齎璽書往責阿黑麻歸陝巴，不報。乃修嘉峪關，捕哈密奸回通阿黑麻者二□餘人，奏請戍廣西。

七年春三月，下張海、侯謙於獄。張海等不候命，遽歸，上言：「西域遠方，勢難興師。哈密存亡，不必過煩中國。」上怒其無功，下海、謙獄，黜之。馬文升乃請：「安置寫亦滿等四□餘人於閩、廣，示懲創。而稍用王英策，閉嘉峪關，命西域諸貢人歸怨阿黑麻，以攜其黨。」從之。乃閉嘉峪關，絕西域貢。時西域諸胡皆言：「成化間，我入貢，皇帝先遣中貴人迓我河南，至京宴賜甚伙。今不撫我，我泛海萬里貢獅子，謂我開海道，卻不受。即從河西貢者，賞宴亦薄。天朝棄絕我，相率從阿黑麻，且拒命，中國能奈我何。」阿黑麻遂復入據哈密，自稱可汗，大掠罕東諸郡。諜言：「土魯番用雲梯攻肅州，且躡甘州。」文升曰：「是虛聲恫喝我耳！土魯番至哈密□數程，中經黑風川，哈密至苦峪又數程，皆絕水草，貢使往返馱水行。我第整師旅，謹斥堠，俟彼至肅州，出奇縱擊，以逸待勞，可匹馬不返也。」

八年春正月，阿黑麻西去，留其將牙蘭與撒他兒率精銳二百守哈密。牙蘭機警，驍勇絕人，能並開六弓，夜宿□徙，雖近人莫知所在。哈密裔從者，皆懾服不敢動。其雄黠者反從之，教以撓中國之術。馬文升聞之，曰：「是可襲而執也。」召肅州指揮楊燾至計事，撫其背曰：「爾諳番情，悉西域道里。今欲擒斬牙蘭，策安出？」燾言：「罕東有間道可進兵，不旬日達哈密。」文升曰：「如若言，以罕東兵三千為前鋒，我師三千後繼，各持數日熟食，兼程襲之若何？」燾稱善。而甘肅巡撫都御史許進亦以方略聞，且曰：「不斬牙蘭則天威不振，土魯番終不知懼。」文升乃即以前策屬之。遣副總兵彭清統統卒由南山馳至罕東，即調罕東諸番兵，乘夜倍道襲牙蘭。冬□一月，許進及總兵劉寧抵肅州，駐師嘉峪關外。遲罕東兵不至，乃偕彭清循大路行，以水草乏絕不得馳。牙蘭詞知，乘千里馬宵遁，惟餘番人八百，登臺自保。師入哈密，得陝巴妻女並牛羊三千，斬級六□。拔哈密裔從者八百餘人還。我士馬乏糧，多物故。文升徒取空城，竟失牙蘭。然西域亦自是頗憚中國。上念邊吏冒險出塞，進等及太監陸閻皆以功升秩。

九年三月，阿黑麻自將撒他兒等復襲哈密，據之。先是，王師入哈密，牙蘭遁歸。阿黑麻方與赤斤蒙古衛相讎攻，不能大發兵。使別將將輕騎五百，圖復哈密，復為赤斤蒙古所邀，殺殆盡。至是，乃自率兵下之，令撒他兒、奄克孛刺居守。撒他兒不敢守哈密，就刺木城駐軍。奄克孛刺密結瓦剌小列秃，襲斬撒他兒還府哈密。阿黑麻遣兵圍之，哈密人舉火，小列秃來援，退走。

□年冬□月，阿黑麻以絕貢失互市。又自許進撫甘肅，小列秃及七克力等部，中國撓之，窘甚。令其兄馬黑上書，願悔過。還陝巴及金印，易前四□餘使，予貢如故。馬文升恐挾詐，請俟陝巴金印至甘州，始取寫亦滿等於閩、廣。

□一月，起前左都御使王越，總制甘、涼等處邊務，經略哈密。

□一年秋八月，復封陝巴為哈密忠順王。先是，都御史王越出河西，而陝巴至甘州。越乃令三種都督，回回則寫亦虎仙，畏兀兒則奄克孛刺，哈刺灰則拜迭力迷失，共佐陝巴。奄克孛刺以罕慎弟，與陝巴不協，乃妻陝巴以罕慎女結好。遂賜陝巴蟒玉大帽，為忠順王，而釋寫亦滿等西歸。會越卒，哈密三種人久厭兵，初以國亂，入居甘肅境上，射獵為生，不願歸哈密。文升請留家之半肅州，往來自便。

□二年春正月，遣兵護忠順王陝巴還哈密，以都督寫亦虎仙、奄克孛刺、拜迭迷失三種輔之，主國事。土魯番諸部許復入京朝貢，勞賜良厚。已而陝巴嗜酒，掙克諸部，阿孛刺等咸貳。

□七年春三月，阿孛刺陰構阿黑麻，迎其次子真帖木兒來王哈密，陝巴棄城走沙州。邊吏遣指揮董傑及奄克孛刺往諭部眾，迎陝巴還，阿孛刺不從。傑等遂擒殺阿孛刺並其黨六人，餘怖服。乃別令都指揮朱瑄勒兵送陝巴復王，而以真帖木兒還土魯番。真帖木兒時年□三，其母亦罕慎女也。會阿黑麻死，諸子讎殺，真帖木兒懼，不敢還，願依奄克孛刺，曰：「吾外祖也。」守臣恐與陝巴嫌，乃攜還，使居甘州。而其兄滿速兒尋定國亂，自立。

武宗正德元年秋九月，忠順王陝巴死，子拜牙郎嗣位，淫虐不親政事。

八年春二月，真帖木兒還土魯番。先是，滿速兒稱速檀朝貢，上書求真帖木兒。兵部議質所愛，不予。尋逸出城，追獲之。七年冬，始令哈密三都督送真帖木兒西還。至哈密，奄克孛刺欲止之，寫亦虎仙、滿刺哈三不可，護至土魯番。以國情輸滿速兒，潛誘拜牙郎叛中國。拜牙郎淫暴，心怵屬部謀害，欲掩奄克孛刺往。不從，奄克孛刺奔肅州。八月，拜牙郎棄城叛歸土魯番，滿速兒令頭目火者他只丁與寫亦虎仙、滿刺哈三取金印，守哈密。又令火者馬黑木等至甘州索賞。哈密諸部乃譯書言：「拜牙郎棄國從番，乞命將守哈密。」巡撫趙鑿謬謂：「滿速兒忠義，守城勤勞。」命撫戎官賜之金幣。撫戎官入哈密，滿速兒亦率眾至，分據拉木等城。真帖木兒又言：「河南大饑，人死亡且半。甘州城南黑河可引灌城。」於是滿速兒及火者他只丁、牙木日晷聚謀侵甘肅矣。

九年秋八月，命右都御史彭澤總督甘肅，統延寧、固原諸鎮兵，經略土魯番。滿速兒既據哈密，遣責鎮巡索金幣萬，贖哈密城印。總制都御史鄧璋以聞，故有是命。敕都督奄克孛刺、寫亦虎仙等共守哈密、赤斤等衛，如遇土番內侵，並力捍禦。

□年春正月，土魯番火者他只丁寇赤斤、苦峪諸處，殺掠甚慘。彭澤抵甘州。復遣澤書，索金幣。澤度滿速兒強，未易兵定，番戎可以利啖，乃以繒綺二千，白金器，遣通事火信同寫亦虎仙入土魯番，說令和好。滿速兒喜，許增幣歸金印土地。澤不俟報，遽上言：「速檀滿速兒畏威悔禍，已還哈密侵地及金印。」

四月，遂召澤還京。巡按甘肅御史馮時雍言：「澤處置失宜，講和辱國。」兵部尚書陸完寢其奏。滿速兒諜知兵罷，益驕，四出侵掠關外諸衛，及結瓦剌寇我河西，且遣人索所許增幣歸印。

□一年秋九月，土魯番復據哈密，侵肅州。初，彭澤既召還，趙鑿亦去陝西，左布政使李昆代鑿巡撫甘肅。滿速兒以金印來歸，兵備副使陳九疇語昆曰：「彭總督遇事多模稜，何面目立天地間！」昆不能違，以雜幣二百貽之，令送拜牙郎還國，質留來使虎都六、撒者兒摩其意。滿速兒聞留二使，怒，令火者他只丁、牙木蘭復據哈密。而身引萬騎，直犯肅州。總兵史鏞欲自甘州來援，九疇以乏食止之。肅州急，乃以游擊芮寧出御。土魯番鋒銳甚，芮寧陣沒，亡七百騎。兵迫城下，哈密降回居肅州城，頗為內應。九疇廉得其情，收繫諸回，及都督失拜煙答等。凡表甲者，捶殺之，嬰城守。調屬部兵劫其老營，而潛遣使誘瓦剌搗巢穴，破其三城，滿速兒狼狽走。副總兵鄭廉及奄克孛刺尾擊，敗之。瓜州土魯番乃引去。九疇遂發寫亦虎仙傾陷哈密狀。滿速兒復請和，巡撫李昆以聞。時方命彭澤及中使張永視師，疏至罷遣。而滿速兒實無意和，又不歸拜牙郎。九疇謂：「土魯番不臣，宜絕其使，勿通。」與昆異議。兵部尚書王瓊修鄧澤，雅右昆，且忌九疇功，日媒孽河西事。

□二年夏六月，失拜煙答子米兒馬黑麻方入貢在京，覬知王瓊與彭澤郅，突入長安左門訟冤，下錦衣衛。會兵部三法司奏行河西訊報，瓊因發澤欺罔辱國，及陳九疇輕率激變罪。逮昆、九疇至，請定鞠。戶部尚書石玠曰：「大夫出使於外，苟利社稷，專之可也。」王瓊曰：「納幣寇廷，致貽後患，利乎不利乎？」眾不能奪，澤幾不免。大學士楊廷和善澤，得與九疇並削籍，昆謫浙江副使。已刑部會訊，並脫寫亦虎仙死。上幸會同館，寫亦虎仙以秘術干進，得賜國姓，隨上南征。

□六年夏四月，帝崩，世宗踐祚。

六月，逮兵部尚書王瓊下獄，謫戍榆林。言官劾其忌功，陷彭澤、陳九疇也。遂起彭澤兵部尚書，九疇僉都御史巡撫甘肅。寫亦虎仙論斬，死獄中。

世宗嘉靖元年秋八月，土魯番滿速兒大舉入寇，以二萬騎入甘州。都御史陳九疇率眾先登，力戰，解甘州圍。滿速兒走肅州，九疇乘夜倍道間抵肅州，夾擊破之。殺其驍將火者他只丁，眾嘩，滿速兒中流矢死，遂以聞。時上以河西危急，方遣兵部尚書金獻民、都督杭濟濟師，至蘭州，聞捷。用九疇議，遷其使，閉關絕貢，而滿速兒故無恙也。滿速兒歸，路遇亦不刺兵，復邀擊之，大創去。

四年春二月，土魯番牙木蘭復據哈密，率眾入沙州，侵及肅州。

五年春三月，命尚書王憲提督陝西邊務。先是，起楊一清提督軍務，一清聽羈縻土魯番還城印。未幾，召入閣，以憲代。憲盡出平涼羈留貢使，往諭土魯番。令悔過伏罪，歸我哈密。

七年春正月，起王瓊為兵部尚書，兼右都御史，提督陝西軍務。初，哈密二種避讎內徙，一居肅州東關，一居金塔寺諸處。陳九疇議移肅州北境棄地，以杜後患。大學士楊一清以各部一旦外徙，不北合瓦剌，必西連察臺，徒足召釁。議遂寢。尋王憲為提督，復遣使往諭之，土魯番亦未肯服。而楊廷和坐議禮罷，彭澤亦去職。張璠、桂尊等用事，方讎廷和。知王瓊故怨之，言：「哈密不靖由彭澤，澤以廷和曲庇。惟急用瓊，西鄙乃可寧也。」至是，遂以瓊代憲總督。瓊被用，即上書論澤、九疇事，言：「滿速兒實不死。」按驗九疇誣罔，璠、尊擬坐斬，並罪廷和。刑部尚書胡世寧力爭，「九疇雖上首功失實，然其人忠勇，再保河西有功，為土魯番所忌。得不死，戍邊。澤、金獻民歸里，廷和得免。」

□二月，牙木蘭率眾來歸。牙木蘭者，本曲先人。幼為土魯番所掠，黠而善兵，滿速兒倚之。與寫亦虎仙等專伺我虛實，且數盜邊。至是滿速兒令牙木蘭據沙州，索羈留貢使，且率帖木哥土巴攻肅州。以遲回欲殺之，牙木蘭懼，率鬪帳二千、老稚萬人奔肅州降，乞白城山、金塔寺住牧。未報。滿速兒以討牙木蘭為辭，糾瓦剌寇肅州，副使趙載、游擊彭濬等拒卻之。

八年春二月，置哈密諸部於肅州。滿速兒以牙木蘭叛，乃遣人貢獅子，因齎譯書，言：「願歸哈密城及原掠人口，求牙木蘭。」王瓊上言：「哈密既歸，乞令失拜煙答子米兒馬黑麻守之。其所歸各番貢使千餘人，宜散置沙州。土巴帖木哥部落五千四百人，置白城山。哈密都督札吉孛刺部落置肅州東部。赤斤都督刺南東置肅州北山金塔寺。罕東都指揮枝丹置甘州南山。」且欲縛牙木蘭予之。下兵部議，廷臣頗言哈密難守，詹事霍輅力言：「置哈密者，離西北之交，以屏藩內郡。或難其守，遂欲棄之。將甘肅難守，亦棄不守乎？太宗之立哈密，因元遺孽力能自立，借虛名以享實利。今嗣王絕矣，天之所廢，誰能興之！惟於諸戎中求雄傑能守城印戢部落者，因而立之，毋規規忠順後可也。」兵部尚書胡世寧言：「先朝不惜棄大寧、交趾，何有於哈密。哈密，非大寧、交趾比也。忠順自罕慎以來，狎比土魯番，且邀索我矣。國初，封元孽和寧、順寧、安定俱為王。安定又在哈密之內，近我甘肅。今存亡不可知，一切不問，而議者獨言哈密何也？臣愚謂宜專守河西，謝哈密，無煩中國便。」又言：「牙木蘭本屬部歸正，非叛者，不宜遣還。唐悉但謀之事可鑒也。」張璠等不聽，力主王瓊議，安置諸戎於肅州境內。獨留牙木蘭不遣，如世寧言。

九年冬，滿速兒遣虎力奶翁及天方諸使貢方物，復索牙木蘭。不予。滿速兒欲伺奶翁歸，即率諸戎寇肅州。會虎力奶翁歸道死，瓦剌又攻其北鄙，我稍息肩。來降人言：「土魯番欲以哈密城與失拜煙答妻。」兵部因請許土魯番貢，令三年或五年為期，使□二人入京，餘留塞上。是後名存哈密，而金印遂失，忠順王拜牙郎終不可復。無何，哈密竟為土魯番所據。諸戎部落皆為薦食，失故土，云翔河西塞。而北寇窟西海，瓦剌巢北山，河西三面，並居寇盜。守臣頻歲備羌戎，無暇及關外事矣。

谷應泰曰：

環西北鄙部落百千，非叩邊而臣，即仰關而攻也。漢武帝開河西四郡，以隔絕南羌，收三□六國，以斷單于右臂。殫財隕兵，浮河抵漠，其與蒲桃天馬，妄事異域者殊矣。高帝開置甘、肅二鎮，勢甚孤危。成祖乃設立哈密七衛，西出肅州千五百里，北抵天

山，所謂斷右臂隔西羌也。取不亡矢遺鏃，守不留兵屯戍，百年補寇，扼其吭而有之，為國西藩，計誠盛哉。英宗即位，土魯番始盛，控弦數萬，奄有哈密，劫其王母。夫晉、楚勢鈞，猶爭新鄭；蜀、吳通好，必取荊州。以世守西藩，不能出一旅相存活，僅鑄哈密衛印，更賜罕慎，棄地損威，端先見矣。

其後乘喪納主，盡非長策，阿黑麻既壯，復修夙讐，再殺罕慎，孝宗仍聽其款，更立陝巴。至七年，陝巴就執，張海見欺。朝議方主用兵，許進上方略，楊翥議乘間。夫定遠以一介使者，決機俄頃。猶然橫行絕塞，諸部怵息。至甘英抵條支，歷安息，臨西海。而進等策召罕東，罕東不赴；計斬牙蘭，牙蘭宵遁。兵不遇敵，死亡略盡，僅得空城，為世口實，中國長技，蓋可見矣。自此以後，賀蘭以外，不見漢室旌旗；成紀以西，無復李家部曲。然土魯猶心憚中國，蒲伏納土。自武宗時，忠順王拜牙郎棄城抱印歸番。而番長乘釁移書邊將，責取金幣贖還城印。巡撫彭澤復私許繒幣，邀功恢復，罪過王恢，辱浮廣利。自西方用兵，幾四十年，土番未嘗一矢及關也。自此心輕中國，逕薄甘、肅，中國稍稍被兵焉。

封疆之寇未除，中朝之鬥旋作。左袒彭澤者輔臣，力排彭澤者司馬。訟大禮者，又借封疆為赤幟；修小隙者，還假通敵為兵端。嫉輔臣之激，始許彭澤之欺；發主帥之謀，並陷九疇之罔。去年對簿，今歲賜環；暮入軍門，朝流荒徼。置大帥如奕棋，視巖疆如孤注。而河西以外，拱手授之他人。若夫天府金湯，棄同敝屣，而西藩甌脫，又當罪從末減矣。